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集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林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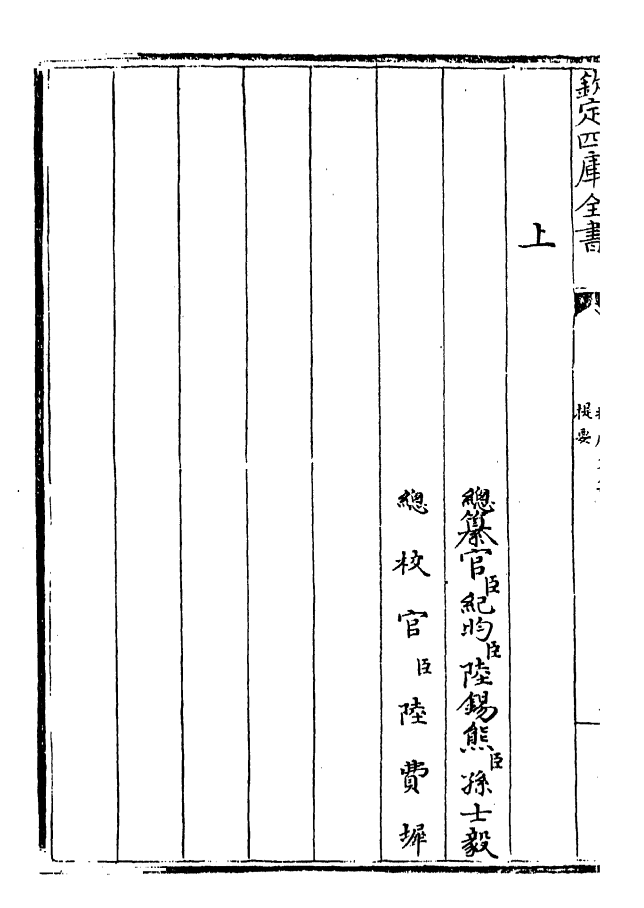
抑庵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抑庵文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明王直撰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授修撰歷事仁宗宣宗至少詹事正統間拜吏部尚書天順初以老疾乞休卒諡文端事蹟具明史本傳直覊識厚重有大

臣之度在銓曹十六年奉職公允為一時之最當英宗被留漠北景帝憚於奉迎直首請遣使力持正議大節尤不可奪其詩文典雅純正有宋元之遺風自永樂時即承命入閣典司制誥凡朝廷著作多出其手當時與王英齊名有西王東王之目而直尤為老壽歸然負一代重望蕭鎡稱其文汗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輸瀉萬狀蓋由蓄之深故

流之也遠其揚詡未免稍過然明自中葉以
後北地信陽之説興古文日趨於偽直當宣
德正統之間去明初不遠淳朴之習未漓所
作貌似平易而温厚和平實非後來所及雖
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謂尚有典型者矣集為
其子檢討稹所編成化初其次子稹復加校
訂而以原集未録及致仕家居後所作别為
續集附之於後云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抑菴文集卷一

明 王直 撰

記

進士題名記應制作

聖天子即位之初恪遵成憲詔天下於科目取士明年改元正統行在禮部會試如制拔其尤者百人以聞三月朔日上策試于廷中百人者皆祗若德意竭其素蘊以奉大對越三日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葢殿大學士臣

士奇等以所對進奏上親定高下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擢周旋第一餘賜進士出身有差既傳臚宴賚有司請如故事立石題名北京國子監詔臣直為記臣直謹再拜稽首言曰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思建萬世太平之業必以賢才為之本於是用科舉取士内自卿佐及百執事之臣率於此焉進列聖相承皆用是道盖自洪武辛亥至于今凡二十科其得人多矣由上有大德光被于天下是以萬邦黎獻皆願為之臣

惟時舉而用之耳治效之盛比隆唐虞雖皆深仁厚澤之所致而亦得人以為助也恭惟皇上聰明睿智纘承大統求賢圖治之心即祖宗之心而諸進士得首奉清問被隆眷遭遇之榮猗其盛矣今題名于太學太學者天下賢士之所萃也豈獨以永進士之聞哉亦使未用之賢有以歆動其心益勉于學以待用也然臣于諸進士竊有願焉蓋今之勒名榮矣然後之人將有循名而求其實者其必為忠良正直之臣敬恭朝夕以修職業

庶幾無負朝廷優厚之意不然則斯名之存豈徒以為美觀也哉謹如詔書石而因以告焉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五十一字臣直之所寶也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仁宗為皇太子監國令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黃淮前兵部尚書臣金忠皆兼領宮臣職輔導臣直為翰林修撰亦忝侍

近凡朝廷機密重務軍書表奏之達行在者必使預執筆焉臣直庸瑣朴愚奉事唯謹仁宗皇帝以為可用不之棄湛恩厚澤往往及之此御書之所由来也其編修王直四字是年端午賜扇之所題識謂為編修者蓋誤也七月臣直以目疾不能朝上聞命製藥使臣士奇持以賜其賜王直等九字蓋上所封題者也時先臣伯貞知瓊州府年六十八矣臣直以老為言于上上俾致事而歸其王直告父年老以下二十二字蓋批示吏部者

八年冬太宗皇帝車駕還京師臣直仍領舊職有司以先臣致事年不應律亦變易不行然仁宗皇帝恩德之在臣父子者豈敢忘哉越二年癸巳臣直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又三年丙申先臣亦以內艱起復詣行在改知肇慶府未行以疾卒臣直奉柩南還過京師見上于文華殿語當時事及先臣之故上憐之命光禄寺給在途飲食之用既辭又命內臣持白金以賜其白金一斤以下十六字亦上所封題者也於乎以臣之愚得親侍

者僅二年而上寵賚之如此嘗竊論之天之覆物其雨露之潤澤日月之照臨不間于小大貴賤無不被其榮者仁宗皇帝聖德如天此臣之所以蒙幸也自是而後臣直連丁内艱前後去朝廷者六七年及其再来適當龍飛之際于是蒙恩陞學士擢庶子方致竭駑鈍以圖報而鼎湖之駕舉矣臣直所以長號痛憶而不能已也於是以常所受宸翰裝類成卷寶而藏之以寄其遐思昔蘇軾為王鞏正記仁宗飛白書有云寶烏號之弓者

不若藏此筆令臣直亦云葢上之精神恩澤所寓也嗚呼攀髯不可及矣瞻雲漢之昭回仰聖神之如在臣直其何以自盡哉唯當勉修臣職以不辱大賜庶幾少報萬一云耳卷既完謹書其所以受賜之故庶覽者有考焉

慈訓堂記

予内兄彭士揚既作新堂于月池之上以奉其母孺人而名曰慈訓之堂示不忘德也彭氏世以儒名家其先

君子元復先生篤學勵行有志于時不幸而早没時士揚甫十歲孺人亦二十六元復先生既業儒無厚產重貨以資其為生敗幃旡燈一室蕭然勤女事以繼飦粥供祭祀有憐其貧者説孺人更嫁孺人峻斥之又有利其有者復虐困士揚則亦忍之不與校然其操行益確乎不可易也早讀書通論語孝經常口授士揚及就外傅暮歸問所業有未習則喟然歎泣然泣曰而孤也不力學何以自立則然火相對為女功使必熟之乃已士

揚稍長營養或不足稍出懋遷業筭數孺人則大恚指所藏書曰此爾父之志爾所當業也奈何以予口腹之養而廢爾世業乎因舉古人斷機事以為戒使從前靖江府長史蕭用道受書經士揚感勵成其志故今為名士於乎孺人之德如此宜士揚之彰之也予嘗觀之人之早寡者多矣貲產足以遂其生而又無有侵撓之者此其節易立也然多有不克終者矣而孺人特立於艱難拂鬱之中卒能保其節以成其子于今年七十餘而

享其孝養不衰使鄉閭之人嗟嘆羡慕以為法此其尤難者也世之人好徇己私樂禍敗若孺人母子豈復冀其有立哉然不知天固憐之而有以陰隲之也使皆如其人之志則令且何如矣故予以為士揚之有立雖其母之善教而亦豈非天乎嗚呼任情以幸禍者亦可以觀矣堂成士揚屬予記曰知吾母之詳者莫如子不為之記則無以信于久遠予謂孺人之德載于鄉人之耳目其可信不誣非獨予知也故為之記孺人姓劉氏其

事父母舅姑尤盡孝當别有傳載之者此不著著夫堂之所以名者云爾堂成之日則永樂甲午十月朔日也

王山仙壇磚室記

王山在泰和東南七十里蔚然高大葢一邑之望也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瑶修道于此其後僊去因改名王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慕子瑶之道乃棄官與其姪偕来隱山中誦習修煉久之亦仙去自是常有顯異山旁近諸縣之人凡禱水旱疾疫求嗣子者皆嚮往焉然

壇在山頂自下而升可二十里有事壇上者多獲風雲雷雨之應人無所庇依往往病之而莫知為功者桃源蕭德通奇士也亦求嗣于神乃獨計曰是既有飄揚震凌之患惟磚室可以久乃自山下煉磚而傭工轉置山上度為屋一間深一丈廣八尺而高如之凡用磚若干用人之力若干而後成於是凡有禱祈者可以從容就事也古者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而欲子者則祀高禖以求焉

禮也今兹山崇髙廣大瑰傑俶詭且有三仙人之靈變不測其能出雲為風雨以利澤萬物也固宜而又能錫人祚胥如此豈非尤神異也哉然則德通之惓惓於神而神之有以答其求也審矣因其屬為記而系以詩使歌以祀焉詩曰

奕奕王山邑之望兮匪山獨靈仙所相兮仙壇峨峨逼昊蒼兮風雨雲雷山之常兮我室新成利禱禳兮維靈顧之聿來康兮虹旆霧幢紛揚揚兮或騎麒麟翳鳳凰

兮享于克誠降福祥兮煦其靈氣煥景光兮惠澤汪洋
為豐穰兮永錫祚胤嗣續昌兮如坻如京我囷倉兮芝
蘭玉樹久彌芳兮神之錫予年而臧兮我民瞻仰永弗
忘兮配乎天地奠此邦兮於千萬祀保靈長兮

會景亭記

會景亭者貴州宣慰使宋侯尚德燕樂之亭也亭在貴
州洪邊葢宋氏故宅之址山川景物為最勝侯取其尤
者命之曰洪邊八景既又為亭於其中暇則登而燕焉

凡所謂八景者可一覽而盡雖四時朝暮景物之不同皆足以悦乎目快乎心因名亭曰會景之亭侯丰儀秀整而循循謹飭予友郭公緒為貴州按察僉事雅愛之今年来北京屬予為記予謂山川景物所在有之然志於富貴者往往不知其可樂而馳志於利達之途高明特達之士知其可樂矣則又率勤於所務而有不可及之嘆雖人之心跡不同豈亦天之所靳而不使之兼得耶然則有能兼之者其為幸豈細哉宋侯承世爵之榮

以鎮撫一方之人一方之人敬仰之既貴且富矣而又得盡夫山川景物之娛天何厚于宋侯若此哉然君子之燕游也非但取適于一時而已葢有大者焉觀山以益其仁觀水以益其智四時朝暮景物之殊又以見氣化之妙而加日新之功則凡相接者皆進德之資也宋侯其志于是哉果志于是則有以繼前人而傳於遠所謂會景亭者亦永有耀矣昔太原王弘中在連州得地之美者凡八合而名其亭曰燕喜昌黎韓公實記之連

州去長安萬里其見稱于當時傳于後世者以公之文今兹亭不減連州而貴州之遠于北京亦若連州之于長安也獨予之文不足以繼韓公然而後世知有會景亭者未必不因文而見也故為記之且特書其大者而以望于宋侯焉

長沙府重修儒學記

昔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即建國學于京師尋詔諸郡縣皆立學以教其人葢謂致治之本在是也時長沙舊學

久燬于兵乃因其址而作焉于是郡之人士有所歸依講聖人之道以淑其身而用于世于今五六十年繕修不繼日入于弊宣德二年太守鄒侯始至謁先聖于廟退覽學舍大懼無以稱朝廷建學興治之意既一年政化大行民用胥悅乃謀撤而新之首捐俸資以給費而長沙衛指揮使楊侯福指揮同知武侯安王侯成指揮僉事汪侯旺及府衛寮屬與十二邑之令佐皆忻然出俸以助侯命教授清江裴侃董之市良材命衆工經始

于宣徳三年春二月以四年秋八月訖工殿堂門廡齋舍庖庫靡不畢具皆髙明堅緻軼乎舊觀侯既告成于廟暇則與諸生講論乎其中古之治天下者必本于學校考之三代可見已當是時非獨天子有學也雖諸侯亦有之長沙大郡𤣥古諸侯之邦豈可弗稱宜侯為之汲汲也侯其知本之君子哉而諸君亦能盡力以相成皆可謂賢也已予甞聞之學所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本于心而著於書學者讀書以明道自倫誼之大

至於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而施於天下而治道盛矣然有志者葢鮮也故讀書而不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束書不覩而僥倖于一切者又有矣此流俗之通患也為士者蒙教育之厚而顧以流俗自處焉則亦奚貴于士哉國家列聖相承鋭意學校今天子又慮賢否之無別也簡厲修而退其無良者又限以定員激勸而誘進之所以待之者甚至其安可負哉況長沙乃晦菴朱子過化之地而南軒張氏亦嘗

於此講學焉二公之所謂道即聖人之道也流風餘韻宜有存者茍循序而進持之以誠而積之以久其底于成必矣夫然後有以稱朝廷興學與鄒侯修學之意鄒侯湖陰人智足以明理才足以立事及是舉也長沙令廖謨尤克相其志知其用意之篤而成功之勞也謂不可無紀乃来求予文刻諸石因為道其所以然以告學者

南坡草堂記

南坡草堂者翰林侍講余君正安所居之堂也初正安來北京得南坡之地於城外有水木之盛無車馬之譁遂作堂以居及充拓都城南坡遂在城内雖連引市廛而深邃靚密諠囂之聲不聞於耳塵土之雜不接乎目庶所謂隱者之居也正安聚書千餘卷暇則與士大夫觴詠以為娱京師雖多高門大宅而從容閒適如南坡草堂者不多有也予嘗謂人之所好各以類故輪奐華飾貴顯者之所樂也茆茨甲儉窮約者好焉彼貴顯者

之得志其權力足以動人好事者爭趨之則輪奐華飾益其勢之所必致夫窮約之人安于静退權既不足以動人力又不能以自致則茆茨卑儉固其分也正安職禁近二十餘年既貴且顯矣而乃搆爲草堂以窮約自處此其志固有在耶夫君子之所樂者本諸内而不求乎外正安固有樂于内者耶德善充于身凡所以備口體者美惡皆不足校況所居乎正安年六十餘老且病矣今天子即位嘉惠臣庶正安遂以情聞于上得以其

官歸休廬山中而所謂南坡草堂者將舍之而去正安念經營之勞居處之舊有不能忘于其心予以為君子之所處葢有久而不泯者昔尹師魯官隨州嘗結茆為亭以自嬉既去人不忍廢壞輙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亭葢師魯之文學行誼有以使人感慕于無窮正安文行表然在人耳目其風聲氣烈葢亦有久而存者安知南坡之草堂不為隨之茆亭矣乎予故為之記以俟堂成之歲月則永樂某年某月某日也

勝景樓記

江發岷山㑹蜀諸水出三峽至于荆其勢盛大又合湘沅漢沔旁引豫章諸川以匯于舒益深廣不測瀰漫浸灌而羣山蔓延獻竒競秀迴合拱挹皆可指數益竒勝之㑹也然舟人行旅之涉于此者往往動心悸魄于夫江山之勝有不暇顧而城郭居民則皆逐什一之利雖有髙視逺覽之士則又病夫市井之囂塵閭閻之蔽障有不能盡其勝雖人謀之未至抑江山之秀固自有其

遇也予友黄有常居城外石灘上作新樓二間歸然出於羣屋之表後背城市前臨大江無諠囂之須於耳蔽障之妨于目牕戶玲瓏洞達軒豁啟而望之凡江流上下百里之間風浪之作止舟楫之去來蛟鼉之出沒魚鳥之翔泳江蘆浦樹之紛紜渚雲島霧之開闔四方之人相易而往還者皆在几席之下而江南數郡之山自匡廬以及于九華累累相聯屬秀出者如芙蓉橫列者如屏幛熊羆伏而虎豹蹲鸞鳳翔而蛟龍走千態萬狀

一舉目而盡得之嗚呼何其樂也予居泰和泰和登覽之最勝者曰快閣其名聞于天下久矣予家居時數遊焉俯瞰澄江遠視秀嶺胸中為之浩浩然樂也去年冬買舟上京師冐風雪犯波濤恐懼惴慄踰月始至舒登有常之新樓而復得勝覽焉其喜葢可知矣為之流連數日而後去及至京師有職事之常夙興夜寐以自效玉堂天上之貴雖非區區江湖之逺之可比然營職之暇追思遊覽之勝亦未嘗不慨慕其中夫常得山水之

觀者不知樂之為樂也惟涉險阻限拘縶者然後知之
今有常以垂老之年而當太平無事之日得優游於此
樓以觀景物之竒勝豈可不知所自樂哉予于有常有
世契故為名之曰勝景樓而求中書舍人陳登為書三
大字使揭于楣間又為之記如此他日以老病賜歸田
里再登斯樓尚當為有常賦之也

德壽堂記

新淦為臨江大邑論邑之巨族則稱長牌廖氏論其族

之賢則首稱必達翁蓋廖氏世有詩禮之訓而翁尤惇
德樂善其於言行必審禮度義未嘗有所茍雅好賓客
而親重士大夫教諸子孫必以孝弟忠信四子紹基存
基榮基振基諸孫十一人而紹基子建略為之長皆能
承翁之教以克有成立翁年八十八而精明不衰飲食
起居康强如少者諸子孫所以奉其口體而悅其心志
蓋無不用其情佳時令節奉觴上壽歡欣和樂之意藹
然充溢于其家又自謂翁之壽皆盛德所致名其堂曰

德壽之堂聞者莫不以為宜既而建略來京師因刑科
給事中廖君安止求予記予謂洪範五福其一曰壽而
必本于攸好德葢壽而後能享諸福然非德脩于已則
豈能獲壽于天德其本壽其效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之
篇美君子之德而祝其壽曰遐不眉壽曰德音是茂言
君子之必得其壽以其德之盛也又曰遐不黄耇曰保
艾爾後言君子之德盛豈惟必得其壽亦足以保養其
子孫矣今翁壽考康寧訓廸子孫俾克裕其家優游以

享和平之福其德有諸己可知矣以是名堂斯不亦稱情也哉抑考之南山有臺作于武王之世武王勝殷遏劉天下之治未久也詩人美君子之德而祝其壽與燕及其後世者願之也願之者未然之辭也我國家之定禍亂興太平七八十年于今矣天下之人沐浴仁聖之膏澤而興于行誼享其壽考長育其子孫熙然自得于幽遠閒曠之地者誠多惟其子孫不能皆如廖氏之才是以不能彰厥美而期于遠則子于斯堂安得不深嘉

之哉然此非獨以著翁之德而為廖氏美觀也由是推之聖明之鉅美在焉予為之記而偹及之後世欲知今日之盛覽此亦可以見矣

宿州重修廟學記

宿州儒學在州治東元至正十一年所建也兵亂學廢國朝洪武三年吳彦中知州事當太祖皇帝更化之初偃武修文之日乃重修廟學以奉祭祀擇州人子弟之俊秀者講肄于學中然以民力未盡紓不能大有所為

故廟學雖新而無華美之觀覆之以茅加塗墍而已其後益嘗治之歲久而益壞永樂十五年州守徐宗咸復新之其所覆如舊歷二十餘年而又壞正統初元監察御史彭君勗奉命董南畿教事至宿州謁先聖廟退而周覽學舍慨然嘆曰宿畿内大州而廟學弊陋如此何以稱朝廷尊崇聖道樂育賢才之意州之長貳其亦能動心否乎於是知州王永隆同知吴節慨然任其事各出已俸以為倡州民之好事者亦作而應之富者獻貲

貧者効力市材命工並手偕作未成而永隆去令守鄭
侯祥繼之協力一心夙夜不怠于是正殿兩廡明倫之
堂授業之齋次第皆成聖賢像位既爲龕以蔽塵坌又
作屋三十間以爲諸生退休之所悉陶瓦甓之締構堅
密制度弘偉其諸祭器舊皆苦窳黯黑今盡易之潔白
華好他器所宜有者亦無不備葢始于某年某月某日
而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工既完學正林同諗于衆曰宿
有廟以來至于今久矣非不屢治而新之然皆因循苟

且取具于一時不足以貽久遠今幸得賢御史以興學為亟而州之賢長貳又能祗率以成之使七八十年靡潡之餘一旦易而為盛觀其功豈小哉不為之記則後之人亦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具本末為書因宿州衛經歷王某來京師求予文刻之石予謂學校賢才之所自出蓋治天下之本也然賢才之所以成必本于聖人之道讀書以明道體于身行于家達于鄉黨州閭自倫誼之大至于應事接物之常而皆不悖焉則賢材成治本

立矣豈徒文辭之習而已哉其望于學校如此故雖有常法而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之彭君獨能以教事為己任所至進諸生相與講明斯道必使身體力行而文辭之習亦不廢其斯所謂善教者歟宿之廟學雖其州長貳克協以成功然非彭君勸勉于前莫有能興起之者則君之於宿益厚矣凡學于此者進而膽道德之容退而考禮義之實本末兼盡細大不遺出而用之真足以興道致治然後不負聖天子教育之德與諸賢興造

之力督勵程勸之心若徒加意于文辭而不本于道自謂無忝焉者君子弗貴也予舊識學正于成均而知其文行故為之記以告來學之士且以相其成亦使後之人有考焉耳

貞節堂記

成周著旌表之令凡有善者則旌之葢褒其已能而勸其未能者所以淑人心厚風俗此為治之本也夫天理之在人無不同也而何待於勸哉葢天理同而氣質異

固有不待勸而能然亦有勸而後能者爲治者欲有以
淑人心厚風俗其可已耶昔太祖高皇帝知治道本于
此常詔天下求忠孝節義之人旌表之著爲令洪武丁
卯泰和縣大夫列上其屬之行著者而節婦嚴氏與焉
既以貞節表其門矣永樂中修高廟實録直與執筆其
間凡天下旌表者例皆得書葢推高皇帝之徳以勸勵
天下後世而豈私也哉嚴氏泰和北門胡祖與妻也歸
祖與生子仲宣僅四十日而祖與亡人多勸其改行嚴

氏抱幼孤痛哭剪髪自誓不更嫁安貧守義志若曒日仲宣長奉嚴氏甚孝復以貞節名其堂嚴氏年八十三而終予謂婦人之事人也必守柔順貞固之徳以終其身故夫死不嫁恒之六五曰恒其徳貞婦人吉夫子釋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此其道可知矣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具是理而已故雖不能無欲而有理以勝之禽獸不知有理而惟欲之從故飲食相逐牝牡相亂蕩而不可制人不如是也人而至于欲肆而理亡則亦

奚擇于禽獸哉若嚴氏宜為世之所表也雖然吾邑禮義之邦也閨門之內幽閒貞靜言動以禮自防如嚴氏不少朝廷之治動遵成憲將見旌表之門相接于里閭史氏之筆不一書而已也仲宣既卒其子紳等因予友貴州按察僉事郭公緒以貞節之堂求為記故為記之亦因以勸夫未能者焉

勤織堂記

兵科給事中將君性中迎其母太孺人來京師作堂以

居之而以其禄敬養焉且圖古之孝者如老萊子之類於壁而求諸公之詩朝夕歌之以為娱太孺人為之喜而告之曰吾聞古之大賢有以養志為務者汝盍亦成吾志吾昔壯時勤于紡織助汝父以興其家汝父棄遺而汝子立無厚貲吾紡織愈勤朝而絲縷暮而布帛凡家之用皆賴焉今幸汝讀書成立而吾已七十八矣不復能有為汝宜記吾勤苦以勸汝子孫吾志足矣性中再拜受教遂名堂曰勤織之堂間過予道其事而求文

為記予聞古之女子必有業葢衣食者人道之大端衣女子事也雖或有貴賤而所事則一是故上而皇后諸侯之夫人與卿大夫列士之妻莫不以織紝紡績為事自庶士以下至于閭巷之婦人女子則又加勤焉葢無有佚居慢遊而廢事者此成周之時惇本尚實治化之所以盛風俗之所以淳也數世之後先王之教衰於是有休其蠶織而預外事如大雅之所刺者則其下可知迨至春秋則又有甚焉森然法度之言僅見于公父文

伯之母於乎其賢哉夫文綉纂組雖亦女子之事漢以為害於女紅而禁之然則紡織固女事之本為女子者所必當務也今復于性中之母見之則性中之母其亦公父文伯之母之儔歟國朝謹于內治勤儉之風聞天下天下莫不悅從然太平之日久矣仕者之家侈靡閒放之習滋而機杼力作之意怠不可謂無也有若太孺人者豈不誠賢矣哉性中奉其教成于家形于鄉里達于姻戚故舊聞者莫不興慕而願學則非止一家之福

其有裨于治化豈小哉故予于斯堂而樂為之記葢與賢母之教成也

安慶府重修廟學記

古之治天下者必切于教民學校教之地也是故三代之興莫不有學而其所教則以明人倫為本人倫正而天理行則天下治矣我太祖高皇帝統御之初即詔天下皆立學擇其人之俊秀者俾學于其中讀聖人之書以求聖人之道而施之人倫日用之間列聖相繼前後

一揆治化之盛于今幾百年矣安慶府學在郡城中舊有廟以祀宣聖皆洪武二年所建也歷歲既久日就弊壞莫有繕治之者宣德中工部侍郎周公受命巡撫畿甸諸郡而兵部郎中鄧君浩實輔行至安慶謁焉大以摧壓為懼慨然思一新之即出俸貲以為倡鄧君力贊其決然當時無有能任其事者周公為之經營計畫凡可節縮以充用者靡不盡其心如此凡五六年而王侯瓚來為守公素知其才即以任焉侯曰此瓚事也而乃

以煩公其敢不勉亦出所有以助費而同知史侯祥通
判吳侯簡維侯繡推官劉侯善與郡之僚屬及諸縣令
佐若懷寧宋顯等與好義之民各隨豐約出貨泉來助
周公乃與王侯益得以施其智遣人於荊湘市大材求
工師于南京凡瓴甓丹碧之類必致其尤良者而諸董
率之人皆協力以勸相之周公及鄧君則往來程其功
而資其所不及先作大成殿及兩廡肖聖賢像貌髙明
弘壯端重嚴整東南諸郡莫先焉其明倫之堂授業之

齋師生燕息之舍凡門廊廚庫廟學所宜有者莫不畢備葢始于正統五年十二月甲申而以正統某年某月某日訖工於是王侯以書来京師告予曰廟學之建實侍郎公之惠而璜輩溥効其力令巍然煥然足以經久而不壞諸生得從容講學焉敢請文以刻諸石使後之人知是役之所由成且俾學于是者思自勉以稱令之意願先生有以啓之予謂聖人之道有體有用仁義禮智之德之充于己者其體也自倫誼之大至于應事接

物之常施之各適所宜者其用也誦經傳之微言求其當然者而盡心不懈則學斯成矣發而為文章廓而為功業葢無所不可古之君子皆然彼以記誦剽掠為事者非學也然則今之遊於學校者其所事可知矣安慶為畿内大郡舊誌稱其風土清美而余忠宣公闕亟稱其人天性忠義風土清美則當産秀傑之士天性忠義則當無奇衺之習以如是之人而遊於學宫求古人之所學者而學之則何患不可及哉此今之所望于學者

也予聞之道一而已師于古而驗于今忠宣守安慶去今未久也孝于親忠于君勳德之茂節行之著文章之美誠無愧于古君子其遺風餘烈猶有存者諸生近法忠宣而遠思古人以成其學出而用之真足以興道致治則無負朝廷教養之德與諸公修學期望之心故為記之俾刻之廡下以俟周公廬陵人名忱字恂如學道君子也故深能體上意所至以興學為事王侯代郡人字子玉始取進士入翰林至是以賢舉陞今官始至即

能篤意于學校可謂知本矣是皆可書者若凡預茲役
而有勞效者則載之碑陰

開平衛新建廟學記

開平衛治在獨石古靈州之地也距居庸關蓋千餘里
遊擊將軍左叅將都督同知楊公作鎮茲土士馬精強
號令嚴整敵人畏服邊塵不驚嘗自念曰此非臣下之
力也聖天子威德遠暢致茲寧謐故洪等皆得相安于
無事當勉圖所以報令朝廷有興學之令而軍中子弟

多聰明才俊講武之暇若使更讀儒書益知尊君親上以攘外安内豈非萬世之策哉即奏疏請設學校如内郡上從之公遂以餘力伐材鳩工作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及神厨神庫殿後作明倫堂堂東西作志道依仁二齋又作文昌廟及教官之居以正統八年六月某日經始而以某年某月某日成總之為屋七十間皆堅壯邃密繚以周垣聖賢像貌塑繪如制其諸器用靡不畢具又得教授楊文訓導綦俊為之師願學之士凡六

十餘人講誦聖經賢傳以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貴賤之等是非好惡之公體之以實心見之于實行且深究夫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要以達于時措之宜將佐吏士環而聽之皆懽忻鼓舞感上之德與公之賜期必底于教之成而後已既而復相與請曰公之為此偉矣不託之金石則後孰知其自公始乎且無以維持之亦安能久而不壞哉宜有文以示後人公于是遣其經歷張某来京師請予文刻諸石嗟夫獨

石窮邊絶域也自昔以來荒烟野草狐狸豺狼之跡交道聚廬託處之人無有也惡睹學校之教哉我朝列聖統臨萬邦皇上繼志述事仁行如春威行如秋薄海内外無間遠邇悉順悉臣然猶慎邊防固封守所以嚴中外之限也而獨石則以委公宿重兵而鎮之莽然荒穢墾為良田由是邊庾充實士氣百倍輔以奇謀異策堅甲利兵故所向有功今復設學以教合文武二道而兼用之其規模益遠且大矣古之欲用其人者必先教以

仁義禮信而欲立師者必以悦禮樂敦詩書爲上今之道猶古之道也公其篤慎不忘從學于是者亦務體其心而自勉以成厥功則上不負天子而名立于後世矣公名洪字宗道廣陵人後來繼公者其亦體公之心哉

世德堂記

吉水王佐功載署刑部員外郎有名于當時間過予言曰佐右軍之裔唐御史大夫文庭之二十一世孫也惟我祖宗傳世之遠其善慶之積可知矣自六世祖槐軒

至高祖德翁以及先祖泰然處士先考好信先生皆服仁佩義恂恂敬讓其德之修於己而及于人者未之或間故先考嘗以世德名堂蓋彰前人之美且勉善繼於將來也佐服膺不忘而思傳之遠敢請記于先生夫君子之所以興其家者豈有異道哉務德而已矣其傳之久近必視其德之淺深淺不足言也深豈一日之積哉是故為賢子孫者既賴前人之德以有立則必思善繼而不窮其德有繼則其傳也益遠矣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之云者累累而蓄之非一世一人之善也積之之久則其慶有餘矣王氏自晉唐以来至於今其歷年之多子孫相傳之久如此豈一世一人偶有片善之可見者所能哉禮曰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今功載之考能知其祖之美而取世德以名堂可不謂之明矣乎功載又欲託諸文字而以傳之遠不謂之仁不可也父子相繼不替而引長之辟之江河之流奔放肆大必極其所至而後已則夫世德之堂不

亦光遠有耀哉抑又聞之前人之德不可以不繼而不可恃也負恃其德而不知所以繼未有能善其後者晉之欒氏是已以武子之德而不能庇其孫則黶之汰虐禍之而亦恃之罪也武子之德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召公而猶不足恃况下于武子者乎由是觀之為人子孫者其所務可知也故因記斯堂而道之

齊壽堂記

安成嘉溪王氏始自連嶺而分詩書禮義之家也至今

充榮處士十二世矣處士惇尚儒術淳謹而寛厚其事
親至孝處堂從兄弟如同産撫子姪一以仁遇宗族鄉
黨篤于義至于臧獲下人待之各有恩且樂推餘財以
振人之急然所行皆出于誠意誕謾苟偽之習未嘗萌
於中尤樂恬曠恥以塵俗自溷凡二三十年不一至城
市而士大夫多喜從之遊處士亦樂與爲友娱意山水
之間留連觴詠至累日不厭葢囂然自得配劉氏前溪
右族以柔順相夫而勤儉以治其家故家政益修而家

業益裕凡處士之所欲為皆能成其志鄉人之賢者論王氏之所以盛既歸德于處士而亦推本于内助之賢今年皆七十而皆康強無恙于是名其所居堂曰齊壽蓋喜其偕老于此堂而並受其福也其子理取進士官京師過予道其事而求文為記予謂孟子論三樂以父母俱存為之首蓋父母俱存人之所甚欲而不可必得者也今俱存而齊壽天下之幸莫加焉此理兄弟之所甚樂也而鄉之士大夫乃舉以名其堂是豈但樂其樂

蓋有頌禱之意焉周之詩人於其所敬愛者則必以壽祝之蓋敬愛之至非壽無以致其意也則夫士大夫所以敬愛于理之父母者亦可謂至矣然人子之敬愛其親又非常情可及所以異其壽考而享有諸福必至于悠久盛大而後已豈以十百為限哉夫德者壽之本理之親既修諸已而得于天矣理兄弟將何以增益哉充其敬愛之心以敬愛其身而益勉于德焉使人皆曰是子也賢蓋父母之德教使然也不亦光顯有譽哉小雅

所謂德音是茂則不惟有無期之壽亦將保艾爾後矣此處士之志亦理凡弟之所樂聞也歟故為之記而併著之使揭于堂上

耕樂記

大觀在泰和縣南之馮嶺去縣六十里而近山山皆雄拔秀整外固而中寬長溪流其中溪傍皆良田沃壤宜秔稌泉湧溢四出凡田與之平者皆灌溉不竭若水之就下則畚土壅溪而溪流逆走旁射餘田皆飫足然後

決而縱焉由是無水旱之虞而田皆常稔其利之入畝率踰二鍾他之所産不及也彭氏居其地凡田之美者多屬焉享其利十世矣予未嘗造也然聞其先世多質厚長者其言行必依于孝弟忠信非公事未嘗至縣庭惟課童奴耕稼以自樂益有先民之遺風予慕之今年存文以事來北京間過予相款洽因曰農家者流達人多厭苦之而未知其樂也吾爲公誦焉當春陽既暢時雨間作土膏發而泉脈動則相與祈年于社而受神之

賜合樽促坐獻酬交錯已足樂矣于是舉趾而耕既種而蒔之蕡溉有時耘耨有節當風日和煦之際吾往觀焉鬱者達稚者秀日異而月不同誠若有相之者其樂加焉及大暑既至大火西流向之達者皆穎而實矣秀者皆堅而好矣𩔰然其黄者葢彌望而不可窮于是刈以歸珠顆玉粒充盈乎倉庾乃為酒食以祀祖考禮神明而父母妻子臧獲以下皆忻然自得此其樂何如也况四時之間草木花卉果蓏蔬茹雞豚鵝鴨牛羊魚鱉

之類各得以遂其性蕃滋肥腯足以充吾欲而不待外求其樂之極雖千戶侯不易也今聖明在上一意于養民深仁厚澤洽乎遠邇覆載如天地保育如父母追呼發召之聲不接于耳誅求逮繫狼狽窘迫之態不接乎目和氣感召詋吾大觀之所獲當倍蓰于昔則吾徒之樂豈比昔而已哉皆上之賜也吾豈敢忘耶嗟夫存文之智識賢于人益遠矣安其位之常而享其樂之所當得而又不忘乎上之賜豈非詩之所謂髦士者乎昔堯

之時康衢老人擊壤鼓腹不知帝力之加存文旣知之則今之歸與鄉人老長杯酒相懽道歲事之豐成而侈太平之盛飌醉飽之餘必有歌詠足以繼康衢之謡者其謹録之使後世有考也因書其說以為耕樂記

東軒記

沙湖蕭九淵甫作小軒于其居之東而置簡冊焉因名之曰東軒以書来京師屬予記夫君子之自處必有以安其身而樂其心安其身者居室之華所以庇乎外樂

其心者景物之美足以適乎中然後有以自得而可進於道是豈常情所能哉非有世業之資世德之訓不能也蕭氏居沙湖久矣世以德誼為望于鄉邑不特貲産之富也盖其原田衍沃有秔稌黍稷之饒湖水映帶有鱗介羽毛之聚養生之具一不待外求故其先君子累世雖不仕然皆力仁義而敦詩書其善之積充于家而及於其鄉之人九淵甫熟于見聞思有以裕于已而承其先以東名軒其意盖廣矣東以地言也想夫杲日初

升羣動未作氛翳豁開萬里一碧九淵甫開軒而望焉以旦氣之清明當天宇之澄穆塵累未接襟懷曠如則所存所行豈不天理渾然哉以是裕于己而彖其先君子之事也夫軒之搆在東而其向則西地之有東西猶人性之有仁義堯舜之道亦仁義而已其實則在于事親從兄由事親推之至于仁民愛物皆仁也由從兄推之至于敬長尊賢皆義也又推其極至于無所不愛亦無一事不得其宜者則仁義不可勝用矣九淵甫之居是軒

與後人之至此者其所務可知矣豈徒取快一時而已哉予去沙湖三十年東軒之作葢不能知姑衍繹其説為之記他日乞身南還從九淵甫從容其中而觀其德之所至尚當援筆賦之未晚也

環秀堂記

吉水王端為常熟教諭將之官介其親戚大理丞廖君來告予曰端家吉水之金塘久矣先祖立雪翁徙故址之東鳳岡之麓先人固隱又闢地作堂以盡山川之勝

而名之曰環秀益鳳岡在其後蒼翠竒拔左右騫翥如鳳凰舉而羽翼張前挹金塘湛然黛蓄又其前則鰲峯也森聳羅列紆青繚碧上入雲際大江東流經其下遠而望之滄波瀰漫與天一色皆斯堂之勝槩也惟先人之為此益勉竭殫力而後成之敢請文為記以示後人俾世守之永勿壞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故君子之卜宅必相其宜然後安而善觀人者亦必觀其所處果能得山水之勝而當清淑靈秀之氣之所萃其人必

英偉不常有以樂其心而裕其後矣王氏名堂如此則其地之美與固隱之所以樂其子孫之所以蒙其福者皆可知也雖然環秀者秀之見于外者也其鍾于人者益有矣山川之秀鍾于人此聰明才俊之所由出也聰明才俊出乎其間益以詩書之訓禮義之習乃所以成其美也得其秀而質美矣然成之之功或未至則惡睹夫秀哉其見于外者亦何所樂哉初堂之未建也山川之氣固已萃于此而鍾于人矣及固隱作堂獨取夫目

之所接者名之豈以為環于外者易見而鍾于人者難名邪抑亦欲其接于外而契于内邪然則後之居此者其尚敬念之哉因其生質之美而力學以成之觀山以益吾仁觀水以益吾智出而用于世則事業顯而名聞流環秀之堂豈不光遠有耀哉故為之記而併告之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

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于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爲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于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于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略公選將練兵築城寨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横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于祠下者累日不

絶宣和間宇文虚中爲慶帥言公忠于朝廷其功烈顯于西土至今猶廟祀益䖍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爲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于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未

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
廬陵周公忱廵撫至于蘇而監察御史劉君甄劉君仕
昌鄭君顒皆以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㑹政事之暇
語及兹廟因相與嘆曰公之徳業著于當時傳于天下
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令使後生
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
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貲俾呉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
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處置凡鄰邑之令佐皆

以貲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于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于是年九月初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閩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于已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若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徳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于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于為己人之利害不少概于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畀無足怪也而所以為士者果當如是耶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来者

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于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貲来助者其姓氏皆載之碑陰

積慶堂記

積慶堂者鴻臚卿楊君思敬新作之堂也思敬初有宅在南薰坊其居也久矣而廛市之喧日相聞且生齒之繁不足以容也求吉地處焉張氏有園若干畝在明時坊幽雅閒曠無囂塵之雜然以為弗便于已也欲售焉

乃歸重價而得之相方定位度材命工作奉先之祠禮賓之堂寢處之室子孫之舍棲書史有齋植花卉有亭庫庾廚廐之類凡所宜有者靡不畢具繚以周垣前爲重門材則求諸商旅之市工匠百役之人各因其暇而募焉瓦甓坏釘黝堊丹漆諸物不間小大貴賤悉以財致之一夫之力一毫之費無所仰于人總爲之屋若干間計其直與傭及飲食之資凡用白金若干兩而後成經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而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工高明

華好稱其為公卿大夫之居思敬乃治酒肴盛賔客於此堂以落之請名于少保楊公公曰思敬遭遇聖明以才行顯享富貴者四十餘年而經營締構其盛如此皆其尊府德善所致思敬又能繼之也宜名堂曰積慶之堂衆皆曰然因請記于公公不果作至是思敬以屬予予何能申其義哉夫慶者福之謂而善其本也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豈一人一事之美哉父子祖孫皆躬行仁義而世濟其美夫是謂之積譬如為

山始於一簣累累而加焉其用力不怠則高九仞不難矣慶之積而有餘者由善之積無已也苟或戾而止焉則福慶之及于後安能無間哉昔嘗聞之晉之欒氏貴卿之家也武子之德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名公可謂盛矣子黶以汰侈繼焉故咎及其孫而僨其家由是觀之前人之德雖盛而貴于能繼善繼而不窮則其慶有餘矣楊氏德善之積今已受其福而及于子孫為子孫者服詩書禮義之訓惇孝弟忠信之行親君子遠小人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以求無忝于祖考則可謂善繼福慶之來當益盛而斯堂也光遠有耀矣夫欲記其事以傳諸遠俾子孫百世守之思敬之意也為之記而不以告非忠于言者也故為述其積累之勤與夫創造之難如此以示其後之子孫庶朝夕覽之而自勵也

抑菴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集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舉人臣陳賓

欽定四庫全書

抑菴文集卷二

明　王直　撰

記

順德堂記

嘉禾曹鏞字汝器世居林溪之上其祖若父皆以行誼聞鄉邑汝器尤讀書循理懇懇致其孝士大夫皆樂與之處遂以名聞縉紳間嘗名其堂曰順德而未有為記之者乃因翰林檢討錢原溥而以請於予予謂堂之有

名蓋古人銘器自警之遺意觀汝器之所以名堂豈他之事娛嬉燕樂者之比歟蓋凡可以動心役志之物皆不在其中其勉焉而不敢怠者一於德而已德者天之所賦於人而人所得于天之理也理具於心而施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其事有小大其行有緩急莫不有當然之理焉順而行之以脩其身齊其家充之以治國平天下明而化乎人微而及乎物幽而有以動天地感鬼神皆順此理而已矣故曰人之生也直直順

理之謂也古之所以為聖為賢為名公才大夫豈逆德者所能哉後世以來其能不逆者固多啇焉而逆者不可謂無也生於利害之私而起於忽微漸而積之至於賊仁害義蔑禮棄信顛倒於日用之常反戾乎倫誼之大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此之謂也汝器謹於自修如此非所謂有志者耶則予於順德之堂安得不深嘉其意哉予聞汝器好琴而喜吟琴者禁也所以禁邪而制放養德之具也且君子之發德詠仁

皆於詩見之汝器之所好與其所務可謂協矣尤在加勉之云耳勉而不已亦將何所不至哉是為記

終慕堂記

東平張琛廷玉名其堂曰終慕之堂示不忘也廷玉自少善事父母盡愛敬之誠極婉愉之樂名聞於士大夫久矣母李氏早卒廷玉執喪以禮而哀戚過焉不飲酒食肉不處内者三年於繼母袁亦如之及仕為衢州府同知奉其父往就禄所以適其口體而娛悦其心意者

無不至久之父卒哀號孺慕幾不能生奉柩歸葬東平
結廬墓下旦暮哭人不忍聞有司上其事詔旌表門閭
由是遠近皆知其孝服闋朝京師吏部擢為文選郎中
重其孝也未幾予待罪吏部與廷玉接聽其言觀其行
益重其為人間語及輙泣然曰此琛之愚何足為大人
君子道哉至是外執政有缺舉賢任之廷玉名在選中
上亦聞其行擢為福建左布政使將行數過予求一言
以自勗乃因其所以名堂者而相與誦焉夫君子之袠

親豈以三年之孝為足以盡情哉身者親之遺體也顧其身則思其親身存則親存矣蓋至於歿而後已焉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然徒慕無益也要必有所務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其所當務者也終身慕父母而立身行道以終之斯其所以為大孝也歟忠者孝之推也孝於親則必忠於君充而極之將無所不至也廷玉之孝顯矣今去為方伯推其孝於親者施之政使其人皆尊君親上養老慈幼又推之以厚民生育物

類閩粤之間熙然太和則人將歸美於方伯推本其父母之賢此所謂成其親豈非孝之大者哉予重廷玉故為言如此俾書于堂之壁以為記而勉焉以究其成也

諸葛武侯祠記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舊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庳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

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亦日就頹毀前之為郡者莫克任之洪熈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除風雨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四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主後先繼至相與

協力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堂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既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公為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於是桓主以書來京師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為本周衰王者之迹

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秉禮義循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来曹氏最為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脇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為者無非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迨華歆之討遂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絶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賢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歸獨武侯奮起

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為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凛凛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為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祀之可也且嘗游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為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

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誠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為監察御史以恭儉慎靜知名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俾刻諸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潛山縣脩學記

潛山縣治舊安慶府治也宋慶元初移府於盛唐灣而以地屬懐寧縣元延祐間為縣者以為僻遠請即其地

增置潛山縣而學校備焉其始建學蓋以茍且就事規模庳狹無高大之觀國朝洪武初詔郡縣皆置學然亦因陋就簡未遑改作今既久且獘矣宣德七年主簿陳大用周覽而病焉謀於知縣俞友謙縣丞王彦良曰朝廷興學育才其意厚矣董而勵之俾有成功者有司事也今獘陋若此宜撤而廣之庶有以稱上意大用請身任焉議以協合邑人之好事者聞大用之謀皆喜曰此所以教吾邑之子弟也而敢以煩公富者獻貲貧者効

勞不勸背而集乃市材命工並手交作七月癸亥戟門成十月乙未大成殿成而大用當述職來京師乃告于令丞曰兩廡未成請成之於是友諒挈其綱彦良董其事典史周昇亦往來効其勤甫踰月兩廡成明年夏大用歸顧而樂之曰學制不可以不備復鳩工度材以卒其事而講堂饌堂齋舍廨庚次第皆成外繞以垣凡二百五十餘丈以缺年缺月訖工教諭彭子斐𧫴於衆曰廟學之成二三君子之力然始而終之者陳公也是

宜有記以示久遠且使學者知脩學之勞而勉學以副其意乃疏其事因今監利縣學訓導錢儒来北京請予文刻之石予謂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夫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而或失之故於人倫日用之常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者於書學校之教蓋使讀其書以明夫理之本然推其用之當然而已矣教之既成然後出而用之則百執事之臣

無不宜於其職學校蓋為治之本也然則脩舉而程督之奚可以緩耶今潛山之學既新矣二三君子體上德而敦教事亦可謂至矣游于是者當何如用心哉讀書以明道深體力行而推致其極使德成行脩舉而措之真足以成天下之治斯可以無負矣若舍本循末淪於流俗之卑而無與於道德政治之實則誠有愧焉也矣故為之記以勉學者且使後之人有考焉

蘇州濟農倉記

君子之為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使得其養於無窮蓋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農倉所謂建長久之利而思養其民於無窮者也蘇之田稅視天下諸郡為最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豈獨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既重而又困於有力之豪於是農始弊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廹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則又假

貸以為生卒至於傾產業鬻男女由是往往棄末耜為游手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五年太守况侯始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為憂會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撫至蘇州况侯白其事周公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儲志勿克就七年秋蘇州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為備適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偫以待賑恤乃與况侯及松江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分貯於六縣名

其倉曰濟農倉蓋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為賑農設也明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詔令賑恤而蘇州飢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田里多飢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任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

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於此受乎若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衆皆難之而况侯以為善力賛其決請於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羸及前所儲凡六十餘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農凡糧之遠運有所失及欠負者亦於此給借陪納秋成止如數還官若民夫脩圩岸浚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幷之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

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然其計於是下蘇州充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斂則必於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親為規畫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儆其人之怠且媮者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皆大喜相與詣況侯請曰朝廷矜念我民輟左右大臣以撫我思凡所以安養之術盖

用心至矣而又得我公協力以成之往者嵗豐民猶有窘於衣食迫於債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嵗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天子之仁廵撫大臣之惠我公賛襄之力也今濟農倉誠善矣然廵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美意懼其久而壞也則民何頼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壞況侯然之屬前史官郡人張洪疏其始末因醫學官盛文剛以書來北京請予記予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

社倉蓋本諸此我太祖高皇帝嘗出楮幣屬天下耆老俾積穀于諸縣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意也歷歲浸久其獘滋甚至於無所質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兼并之家蓋無處無之則天下之民受其弊多矣豈獨蘇州哉今蘇人得吾周公以沈毅弘達之資推行天子恤下之仁況侯以闓敏勤慎佐之收其枉費以施實惠而民免於飢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於無窮而是邦永有賴焉則豈特民之幸

乃二君子之欲也故為之記使刻寘六縣之倉以告来者若其為屋若干楹所儲者若干石典守者名氏與其條約之詳則列之碑陰而諸縣皆載焉使互有考也獨崇明縣在海中未及建置遇歉歲則於長洲縣載米一萬石往濟焉其為惠亦徧矣周公名忱字恂如吉安吉水人况侯名鍾字子律南昌靖安人其歷官行事之善當别有紀載之者此不著

蘭所記

泰和鍾沔會試来京師得郃陽教諭而以其父彦初之
書来請曰復之先祖静春惇厚樂善於物無所好而獨
好蘭所居種蘭幾百本而日處其中襲芬芳而挹清潤
囂然自得也當時以蘭所稱之逮先考舉善篤於孝行
惟前人之美是繼是承乃請於故翰林學士金華宋先
生得大書蘭所二字揭於向所居之室而增蒔焉曰見
此猶吾先人之見也今不幸已矣然故榜猶存乃作新
室以揭之而種蒔加焉以復之愚何能奉承祖考之遺

懿蓋以寄其遐思庶幾無忝焉可也願先生為之記嗟夫彥初其可謂能孝者矣古者孝子之於親思其居處志意樂嗜儼然如或見之彥初之所存其猶是也歟雖然昔之好蘭者豈獨以其花葉之芳潤也哉蓋以喻善也屈原之賦曰紉秋蘭以為佩曰滋蘭之九畹曰馳馬於蘭皋曰飲木蘭之墜露皆言其以善自脩也彥初之祖考其意非以是耶夫謂之蘭所者猶云善之所在也則彥初之所當繼者可知矣思夫祖考所以脩於已行

於家者而勉之置身於善之中使言行無不善焉斯可以無負矣若止於好蘭則是能繼其迹而不能繼其心非孝之大者也嗟夫世之人有以善為不足為者矣有棄其善而入於不善者矣此原所嘆謂幽蘭其不可佩與夫蘭芷變而不芳者若是者蓋將危其身以辱其親烏足以繼承不匱耶彥初誠勉於善以趾美前人則慶澤之鍾於後者豈有窮哉故書其說以授沔使歸告于親以為蘭所記

西軒記

永樂十六年十月泰和南溪蕭孟㢘作室於其居之東偏以為燕休之所既成𢰅賔客以落之而問名於予予取其所向而名之曰西軒客或疑之曰軒之所以西向者蓋局於地勢而然其所固在東也夫東與西有隂陽之別東陽也其氣温物之所以生也西隂也其氣肅物之所以成也今子之名是軒不以其所在而以其所向不取其温然者而取其肅然者不亦異乎予曰予之以

西名軒者非無取乎東也蓋開門而望惟西之是見又安得取乎所背者而名之哉且西者東之對也氣之肅然者乃其溫然者之變物之成者所以為生之本也而又何異乎以人道論之仁即地之東時之春天之元也義即地之西時之秋天之利也君子之德仁為大然非義以制其宜則不為墨與韓者少矣故又曰君子義以為質今孟廉處而未仕也其施於家行於鄉汎愛如墨不可也少恩如韓亦不可也夫親疎貴賤輕重隆殺一

以義制之然後其行無不宜予之名軒豈獨取其向哉蓋欲孟廉之篤於義也孟廉制事盡其宜而藹然忠厚之意行乎其間則義而仁矣且義者其先君子之所服行者也今騈義傳在焉予欲孟廉之篤於義以繼承其親孝也仁之行也茍義且仁則孟廉之德將不幾於全矣乎名軒之意如此果足異歟其亦不足異歟客無以詰孟廉曰善哉子之言也余請得服膺焉未幾予復官翰林不至西軒者久矣今年孟廉之子欒會試來京師

且使告予曰西軒未有記請記之庶以成吾義也予思之無以異乎昔之所言者乃追録之以為西軒記

遊武山記

武山為泰和之望其髙可六七里其趾環三十餘里扶輿清淑之氣磅礴欝積乃蜿蜒東走為金華諸山始降為平地寛厚衍迤幾二十里而縣治在焉凡縣之所以産竒才珍物者皆兹山之秀也自縣城西北望之如龍躍如虎蹲方者如屏曲者如扆其隆然而起者如髙人

正士端冕而立於朝尊嚴重厚之勢魁傑雄峙之狀環縣諸山無有也其中勝景十有四前代諸賢皆游覽而歌咏之矣先四五年予以外艱歸館於南溪蕭氏往來食息無不見山者屢欲往遊焉不果永樂二十年又以內艱服闋將之京會監察御史彭君百鍊出按廣東便道過故鄉其姪士揚典教英國張公之家亦謁告歸省三人私相謂曰吾儕非久處者也今皆欲省墓山下盍乘間遂一遊乎邑中人士素願游而未得者曾用勵袁

叔景梁叔蒙叔車叔莊叔濟士揚之弟士淳士英楊希章蕭鈺劉舉善李浩劉鼎聞之皆奮欲往時九月七日也先戒秀才鍾沔歸南溪報蕭氏兄弟以明日會山中詰旦予蓐食從百鍊士揚跨馬出門冒大霧以往士淳士英皆步趨二童子載酒以從出西郭舊城逶迤行田野間霧氣既斂衣髪如沐回視東方日已出數丈諸山在前襟卉滿目紅如丹渥碧如凝黛日光照映爛然綺錯引領望之蓋身後而心先往矣及金華皆騎而登二

君又下南麓省墳墓予則捨騎趨山下憩田家候二君不至乃先從士淳士英涉荒草披叢薄登天柱岡岡勢雄拔秀整彭氏祖教諭君之墓在其下祔葬者纍纍然予周覽行禮畢則循左山而下顧望二君始及山麓相與遥呼諸谷皆應又相期於沓壠予復上馬先行至沓壠二里餘拜予曾祖妣彭孺人先妣歐陽恭人之墓雨露之感實愴于心孺人則教諭君之姪女御史君之祖姑也良久二君從山脊下亦至塋域拜焉乃蔭長松

藉茂草取酒而酌之酒三行望見同遊諸君騎者步者載酒殽者凡三十餘人如蟻附如魚貫出沒隱見林木間予三人因不復騎從石坳循山半度荒崦至武山之麓二君從他道竟後予諸君見予來皆大喜舉善以馬相讓又上數百步勢頗斗絶予乃下馬攝衣先登諸君繼之皆謂宿願得償焉攀陟至佑仙觀門外而南溪蕭暨鍾沔巳先在閶人聲與道士三四人具衣冠出迎道士黄與元年八十餘紅顏白髮肅予坐堂上飲茶畢笑

謂曰相公貴人也乃亦好山水耶與之語皆歴歴可聽
盖與元嘗隷京師神樂觀習樂舞以祀上下神祇既老
而歸故習見如此察其心亦淡然不苟為同異誠方外
人也少頃二君至道士迎肅盆恭乃導入殿上謁浮邱王郭
三仙觀壁上劉槎翁先生所畫竹予先祖竹亭徵君國
子學録蕭先生子所題詩具在題殿榜者則予先考墳
州府君也殿前堦下有大石二根據地中南北相距如
熊虎突怒欲相搏然者退坐其上道士復取茶為獻乃

循簷過集仙樓下側出觀東松樹間各就蔭班荆雜坐
同遊寂少者取酒殽遞進諸道士皆飲食之然遊山之
興勃勃然不可緩矣既罷欲行蕭氏兄弟仲潔孟廉伯
繁季廣季哲率童僕具牢醴自山後適至復取酒飲畢
遂行道人蕭鼎仲前導出觀門稍西去二百餘步大石
側立道傍若偃半匏深廣可尋丈而高如之曰此南巖
石也由草徑低出崖下高四五丈土正白泉水伏出草
莽間散洒而下浮水面纚纚然明瑩如隋侯夜光久之

乃滅曰此真珠泉也又下百步為龍王洞相傳有龍蟄焉視之杳然深黑水涓涓鳴石間下灌稻田冬夏不竭復循故道西行至雲峯寺故址敗垣亂石野鼠穴其中灌莽深叢麋鹿家其内寺始建於唐重修於宋殿堂門廡因山勢為高甲煥然華盛而今廢矣寺後崖上巨石竦立幾百尺有片石偃覆其顛道人曰此飛来石也以足撼之有聲如鼓叔蒙士英循崖而升撼之良然復攀緣而上折而南登虎鼻峯巨石嶄嶄相倚蓋自下望之

如圭植如笋立屹然在天半及臨其上亦不見其甚峻絶也自虎鼻峯北旋至武婆岡下西向有石甃深數尺蓋陶皮二仙煉丹井也舊云天欲雨有龜出遊井中禱者以為驗今水竭而龜不見云又西下為梵雲庵庵廢獨孤塔尚存㝡西為風門石是為西巖道人言勢險絶難陟降石齧人足棘鈎人耳且常為虎穴因不復往時秋氣尚熱百鍊煩倦徑歸卧觀中予與衆升武婆岡遇峻處輙相推挽至其頂皆黄茆弱篠無大樹四望清明

極目力之所至凡數百里村落竹樹煙雲景物之態皆在舄履之下縣南境諸大山隠然如一玦贑江西来繞縣前東下而縣東諸小山相掩蔽不復見其去縣城内外官署民居浮屠老子之宫櫛比鱗次皆可指數因相與嘆曰真所謂壯哉縣也不為兹游亦何能盡兹勝乎岡之北有石横出崖上八九尺闊不踰尋仞其下嵌空峭拔數百丈不可注視使人心目眩掉道人曰此陶皮禮斗石也稍下百步有二仙石室禱祈者常至其處叔

蒙叔景三四人即側足循躡下求之予憚不往遂東下觀望陽石石高丈餘正東向相傳陶皮二仙昔修煉於此每旦坐其上視日景行吐納之術故成仙飛去然不能知其果然否也頃之叔景等至告予曰石室中寬可坐二十人此有蛇行小徑可往保無他予終憚不能往孟廉弟孟勤亦好吟而喜遊是日迫暮始能至深以不得偕行為恨乃列坐石傍歷道其所遊處惜猶有未盡而皆以事不可留士揚以下稍稍引去留者獨予與百

錬四五人仲潔喟然嘆曰前三十年吾家尚無恙諸父自運副公而下及鍾沔之大父舉善皆以文藝相高於時先生之祖竹亭徵君叔祖御史公劉槎翁先生與其弟東原公杭州通判楊公暨學録君皆篤誼而好遊諸父皆尊禮焉幸一顧吾家即欵洽連日具酒殽設樂請遊山中遇興所適即留止舉酒作樂簫鼓之聲出雲端不知者以為仙也時佑仙雲峯皆盛爭迎致之觴咏必旬日乃已當時遊山諸作皆在而先生長者不可見今

吾兄弟復得相從為此遊旣不能無盛衰之感而諸公亦不能從容如曩昔可慨也須臾月出蟲唧唧鳴草間蕭氏僕告饌具乃請入宴集仙樓下百鍊問道士劉後峯昔所謂天燈果有乎對曰嘗聞師云有之葢冉冉自天而下赤而明旣墜迹得之乃紅葉也豈神仙變幻而為此乎今無之久矣予時甚困不欲飲仲潔孟廉數舉酒相勸酬又使伯繁季廣季哲孟勤夾予二人强飲之暨與沔以嘗從遊不敢逼但送斟酌以進孟廉謂予二

人曰幸與君有世好惜不能長與為樂也奈何深拒乃數為舉爵歡動一座後峯亦使行童胡碧虛輩唱青天歌奏仙樂以侑歡然予醉不能詳也觀踞武婆岡下若負扆然惟南向空濶其三面皆深松密林夜分酒罷忽有風颯然殿堂鈴鐸皆振響羣鳥亦驚號林中客悚息而坐疑有異久之乃定遂觧衣卧殿上戒僮僕五鼓當發後峯私謂蕭氏兄弟曰山中無此客久矣今幸有之道士獨不能具一食乎必留之乃恐諸僕曰比虎多每

日高乃可出僕以為信然不敢夙興予亦昏睡不復省
憶及覺日巳上道士具盥櫛請坐堂中酒六七行既飯
而後去仲潔兄弟曁諸道士相送出觀門曰先生茲遊
蓋久而始遂當為之記使山中有考也予應曰諾既下
山予與百鍊皆有不忍別之意而僮僕欣欣若有得道
路觀者皆歎羡知其為遊山歸也是冬予起復赴北京
縻於職務數欲記之不暇然常往來於懐今年百鍊出
按淮上士揚除國子監典籍暇日道及之以為不可復

得予笑曰山水之樂固非奔走市朝者之所能焦也然予輩亦老且病矣他日倘得乞身而歸則斯遊庶可再乎因追記之以俟且以寄同遊諸公而傳諸艱中使知予之不忘茲山也

惇本堂記

吾邑袁氏故仕族世居城西之汝南坊至叔景始營別墅於西郭故城下土地夷曠竹樹茂美田園池沼四望連屬迎其父仲先甫居之仲先甫端厚謹靜凡世俗紛

華之事皆不足動其心惟篤好樹藝課僮奴日致力其中而杖屨從容閲視焉甚樂也歸則坐堂上訓諸孫使學曰學立身之本耕養生之本其何可怠哉因名堂曰惇本之堂今年叔景會試来北京為予道之而以記為請古者無無田之家亦無不耕之人父師少師坐於里塾而教之夫既有所養且有所教是以浮薄之風弭而孝弟之行成自秦以来兼并日甚貧者無一壠之田則傭耕於富者而歲入其利富人不親稼穡而衣食以饒

田制既廢里塾亦弛逸居無教故日入於獘守禮服義之意少詭欺薄惡之習勝矣漢興有孝弟力田之科以崇本抑末我朝因之益重游惰之禁蓋矯積習之弊而復之於古數十年来日趨於盛以予泰和視之惰民廢田無有也則他州縣可知矣治化之美何其至哉然人有由之而不知知之而不能兼備者則仲先甫之達識篤志其可多得耶抑嘗觀夫世之人其家之所以興與其子孫之所以賢皆祖宗示法于前然後子孫繼之無

乎前而能善其後者不多有也然則仲先甫之勤身殫慮如此豈直為一日計哉為其後者升斯堂思其名踐其實服田力穡讀書勵行以自立於太平之世使人皆稱善人君子則為袁氏之賢子孫而仲先甫之志得矣予家相距為最近數畝之田相接先人之遺書具在也方戒諸子亦致力於斯而予竊祿而仕不得以考其成然今老且病矣他日倘乞身而歸當從仲先甫往來於阡陌之間樂歲事之豐成觀少者之有立相與鼓腹咏

歌聖化以繼康衢之謡而傳於久遠豈不美哉姑為之記以俟

順庵記

予友郭公承名其藏脩之室曰順庵及来北京求予為之記㑹予有史事不果為久之公承得番禺教諭當之官乃復以記為請予因為之言曰天下之道大自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作止語默進退周旋之微莫不有理焉人之所以為人而無愧于上下者順是理也

夫理出於天具於人心而散諸事物非若聲色臭味之有以動人而人必由之而不逆者蓋為人之道當如是也然則人倫日用之閒有拂乎理者則非所以為人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蓋謂此也雖然人皆有是理而或不能由者氣質之蔽物欲之害也故聖人有教焉教也者裁其過引其不及使皆順乎理之正而無悖者也則夫教者其任豈細哉譬若為器然器之大小美惡視其範故欲化民成俗之君子必責成於教官而任夫教之

責者必當先有諸已人之可使順夫理由吾之不悖以表率之也五常之道萬物之宜有一未順焉而欲學者之不悖不可得矣然世之倒行逆施者常比比也若子公承之所以名庵而自勉者其知所謂立本者乎勉哉公承必期無愧于上下而有以化民成俗然後為師道之成若衍衍施施順乎流俗之所喜而拂於理焉吾知公承不為也故為著其說使揭於庵之壁以為記

榮養堂記

河南按察僉事劉咸士皆予同邑人也其父仲良甫與其母皆幾七十矣士皆數欲迎致河南以其祿敬養焉輒報之曰吾老不能遠涉以就養爾善事國家使吾得安於田里醉飽咏歌以自樂賢於日食三牲遠矣士皆謹奉教不能忘然終以不得致養為慊會朝廷詔下凡親老不克就養許分祿奉於家士皆大喜即分其祿之半使諸兄弟請於鄉邑以備養邑中長老皆為仲良甫榮之乃相與名其堂曰榮養之堂士皆來京師道其事

求予文為記予惟古者人有常業皆足以事父母然猶貴於祿養者盖欲以得於君者為親榮毛義府檄攝令耳非朝廷之命祿厚位尊也然其喜可見者盖為此况受天子之命居顯位食厚祿如士皆者乎則其榮可知矣雖然欲養者人之同心也然而有得不得此則繫乎天予邑仕者殆數十祿皆足以及親而多不待養能如士皆無幾人盖人之所欲與天之所與者適相值則斯堂之榮豈偶然哉昔者先王之勞使臣也以其勤於王

事不得養父母探其情而歌咏之此所以感人深也四

牡之詩是已今士皆當風紀之任為天子按察一道吏

之賢否民情之休戚皆得上聞而進退罷行之雖不得

躬事其親而得分禄為養曲盡其情如此國家仁厚之

澤遠過於成周豈非遭逢之幸哉則士皆所以圖報者

當何如其至也亦曰盡其職而已矣盡其職者莫嚴於

自治盖其身正斯可以正人使一道之吏治皆宜其民

皆安且樂則職斯盡矣忠孝兼備此固仲良甫之志若

然則士皆不獨以祿為養以志為養也豈不益榮矣哉
今制藩憲大臣滿九年無玷缺者皆封贈其親士皆有
名於河南今亦將九年仲良甫之進於榮顯可冀也故
為之記以俟

審幾齋記

月池彭原宏先生與予先公為內外兄弟相好也嘗請
名其齋居先公名之曰審幾且為書二大字使揭於楣
而未有為之記者先生不鄙予使記之予辭不獲則使

予子稽以書速文甚勤先生行尊而德修顧予小子何
足以辱命然不敢終嘿也乃强為之言曰人之所以貴
者以具是性也性無不善然既寓於氣則有時而不善
矣是以君子致察焉致察者何審其幾而已幾者何事
之始萌意之方動善惡之所由分也於此而審之其果
善乎果不善乎善者行不善者止則事皆天理而不失
其可貴者矣此曾子子思之所謂慎獨周子所謂幾善
惡者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蓋決於此嘗究而論之性

之所有者仁義也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已孩提之童無不知也及其血氣既勝私意一萌不知審察而防範之肆其惡之所至父子相夷兄弟相賊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推而至於萬事莫不皆然其始也一念之失而已燎原之火起於熒爝之微決堤之水始於蟻穴之漏嗚呼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盡其心也先生温厚和平言動必以禮其在宗族鄉黨未嘗以非道加諸人故人亦無怨惡之者其能審於善惡之幾而無失也可知矣今

年已六十九而惓惓以記為屬必使予致一言非好脩不倦之君子歟惜予不足以言之也姑以是復先生以為記且與鄉族之為士者共講焉

奉親堂記

楊氏於泰和為大家自宋以来已有名衣冠文物之懿他族罕比其始居縣治之東西至元季乃散處焉其居高壠者猶以聲望臨一鄉高壠之裔有曰敏德知讀書為善而篤於事親治所居堂而名之曰奉親之堂所以

侍其起居承順其顔色調適其飲食衣服之宜者無不盡心焉今年春以父命輸税来北京既畢事矣乃以堂記請於予予家縣城西去高壠四十里而與其父彦實君相好見敏德之孝如此則予心安得不為之喜乎憶予嘗過高壠而覲其所居之勝羣山蔓延繡列綺錯環之以喬木帶之以長溪腴田深池彌亘乎四望大抵多楊氏之業也則敏德所以奉其親之口體而娱悦其耳目者蓋有其具矣然養其身固難也能不違其心又難

矣孔門弟子之能孝者衆而莫有過於曾子則孝其親

誠有大於口體之奉者是故敬其所敬愛其所愛述其

所為之事而繼其欲為之志君子宜務此矣雖然身者

其本也父母愛子之心豈有窮哉痒疴疾痛舉切其身

吉凶榮辱休戚系焉不能愛身而自陷於淫僻以憂其

心而隳其令名則何奉養之足樂哉是故一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則必無非道之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

必無非理之行善積於身行於家而達於鄉黨州閭身

享其安父母受其榮充而行之而益盡其大者焉則雖啜菽飲水其親樂矣况肥甘輕煖之充備者乎予誠愛敏德故顧以是為記古之君子亦人也在乎勉之而已敏德其勉乎哉

惠宣堂記

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古荒服之地也我太祖皇帝既平天下不鄙棄其民命將出師往撫定之因其舊設府縣以化誨焉而臨安實為大府其所統四州五縣九長

官司有地千餘里古公侯之封不過也而昔之為守者率因陋就簡廨宇庫敝不足以稱一郡之望洪武十八年通判許君始来是邦乃撤而新之門堂廊廡庫廄庖湢燕嬉之居寢息之舍靡不畢備蔚然改觀逺邇懽慶歷三十餘年而莫有繕治者於是稍稍頹敝永樂二十年知府陳侯自思南改臨安始至問俗之不便與事之不治者次第罷行以利民周視廨宇大懼益廢壞不可治乃脩其敝漏補其缺敗擇其腐者而易之然材取於

山力取於凡役之在官者而郡人不知擾既繕完矣名
其公堂為惠宣之堂盖曰天子之恩惠由是而宣布之
云耳今年春以述職來京師因請予文為記將刻之石
以貽久遠予謂陳侯可謂知本者矣夫天子有惠下之
仁而不得親布於民故擇守令而任之是豈私於守令
哉凡寒欲衣飢欲食幼者欲長老者欲安寃抑者之欲
得其平勞苦疲頓之欲得其休息者皆於守令乎望矣
此設守令之本意也然令有不職守得以劾去之無難

也是一郡之休戚係乎守也明矣然則為守而能布惠以逮下非其職之宜也哉厥今為府百數十為守而皆能盡職以惠下予不得而知也獨推陳侯之心如此則臨安之民受其惠可知矣夫既能盡職以惠下而又昭揭以貽後後之登斯堂者而視之不惟知前人興作之功思葺治於無窮而皆思盡職以惠下則臨安之人受惠於久遠者皆陳侯啓之也故予樂為之記陳侯名禮字正言予同邑人以進士發身許君先為贑州知府左

遷為通判于臨安皆有文學才行聞于世云

耕讀堂記

入泰和北門市中百餘步曰具慶坊從其下折而東幾五十步有堂焉予友蕭所耕之居也所耕有二子長曰鈺為鄉貢進士次曰琚亦讀書為學所耕勤治其家無世俗之好有田若干畝在北門城外皆上腴躬率二子課僮奴耕植其中稍暇坐堂上二子展卷吟誦所耕凴几而聽之其意蓋甚樂也因名之曰耕讀堂堂在居室

之右賔客往来者皆止前堂獨文學之士得至焉予家
居時常過其父子即請予坐其中講論之暇輒出酒獻
酬又使其孫翰揖拜跽以勸客必盡懽乃已勤厚之
意真實之情藹然可尚也間嘗以堂記屬予予未暇作
及来京師思所耕父子而未能忘也乃為之記曰古者
無無田之家亦無不耕之人而間師塾師之教相習也
彼既安于農畝而不暱于市習故能養其德性而成其
美才是以俊髦之士多有焉此邦家之基而比屋之所

以可封也及秦用商鞅廢井田之制富者連阡陌貧者無一壠之植故人無常業而喪其良心及蘇秦輩出鼓其邪說以攻戰諸侯荼毒海内其禍皆本於此也至於後世以四業限民曰士農工商於是為士者賤耕稼為農者廢學問賤耕稼故不通衣食之源率虛浮而無實廢學問故不知禮義之方率粗鄙而無用無實者多近利以敗名而不知自守無用者多降志以屈已而不知自立其所由來也遠矣故君子論王政而必本於孟子

之言蓋確論也所耕父子既勤於耕稼而又力於學問其亦古人之用心也歟其所以養其德性而成其美才者豈常人可比哉雖然泰和之秀民蓋多矣其勤於耕稼者亦不少也使人人而力於學焉則仕者皆知小人之依盆有以厚國家處者皆篤於君子之道盆有以隆風俗其美又非他邑之可比矣故為記耕讀之堂而併致其意焉亦予為鄉人者之所願也

綉峯書閣記

王生禎者金谿人予同年王公時彦子也生以父命治屋於綉峯之下以便學而學宫縣治夾焉峯之勢髙圎秀整岌然如端人正士冠冕而立於朝每春氣既至花卉繁盛日光照暎五色明絢扶輿清淑之氣蓋萃於此生既作重屋以聚書日吟誦其間期至於學成而後止今年省覲來北京其兄監察御史裕名之曰綉峯書閣生以予為父執也來求文為記嗟夫生之志誠可尚也哉書者道之所寓也聖人之道不行于是載之書故學

者欲求道必本於讀書然必有以庇其身而怏於其心乃能究聖賢之微言以探道徳之至奥不然而能篤志於學者葢鮮矣宜乎生之為此也然予嘗觀之書之所載其為言也博矣生之求之亦知所務乎君子之學莫急於為仁聖人之道莫有大於仁者而行之有本焉本者何孝弟是也生之所務宜莫切于此始于事親敬兄推之以忠君悌長又推以仁民愛物而至於不可勝用則讀書求道之功至矣讀書而不至是奚貴於讀哉雖

然君子之藏脩遊息皆學也生不見綉峯乎其安重不遷者仁之體生物悅茂者仁之發也學宫則教之所出縣治則政之所由行也教也者欲人之事親敬兄忠君悌長仁民愛物而政者所以正人之不能是者也皆仁也生之接乎目者皆足以資于學而持之以必為之志加之以不已之誠則其成也可必矣生之父置生于此誠可謂善教也哉世之讀書而不務此者有矣欲累之也君子之所病也生之質愿愨簡静庶幾不逐逐於

外者故予以是望焉生必勉之毋亦為君子之所病也是為記

篤愛堂記

長沙令廖子謨予故人潛作先生子也始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以聰敏能文章得名既而願宰邑以自効乃授潁上令改之長沙長沙大縣民罷而事殷其弊之積久矣子謨踈煩抉滯一以恩惠撫民民皆說從凡其所令無不如志績用有成藩憲二司及朝廷之達官顯

人有事於長沙者莫不譽之會命下審核守令之賢否於是廵按御史藩憲大臣列言子謨能愛民有清正之行其治績出儕輩士大夫聞之皆以為宜去年冬子謨述職來北京予與語及之子謨謝曰清正愛民令職也生勉焉恐未至何敢以累稱數予韙其言而嘉其志將歸則來告曰退休有堂而未名敢以為請願先生示教焉予名之曰篤愛之堂夫令有地方百里百里之民辟若其子也雖有愚良之不同然以父母之心視之一於

愛而已愛之則必思所以惠養之是故清其心正其誼而去其爲民害者皆原於愛也古之循吏蓋如此彼殘害其體膚困苦其心志勞獘其力而殫極其資祸之不恤而惟欲是從無愛民之心者也此尹賞劉湶之徒所以見譏於後世夫愛者仁之施君子固厚於仁矣孟子所謂天爵莫先于此子謨以能愛民馳譽于上下既有仁聞矣宜益加厚於仁愛之入人愈深民之被其澤愈博則天爵益修天爵益修則人爵之顯者舍子謨奚適

哉予故以是名堂而又為之記庶幾進德之勵云耳

畫苑記

予泰和山水縣也縣北皆坡陁小山秀列而內向若扆然小山之外稍遠則山頗高勢益雄秀城南為龍洲顛江走其下江之陰長洲横亘洲外為小江江之外亦多平岡曲阜南盡縣境則多大山聮絡乎東西登快閣望之周廻三四百里隱然如大環其中皆平田沃壤民間錯以居脩竹茂樹列植交蔭游人之往来耕夫樵子之

作止風帆浪舶估客漁父之上下牛羊之散牧汀蕪沙草之暎帶禽鳥之戾于天泳于川者皆回翔而自得四時朝暮雨暘明晦其景物蓋無窮而皆予之畫簡也其接于目者豈不快然足樂哉及來京師居禁近職華要昔人所謂如在天上予得濫處焉信莫大之恩非常之遇也閒嘗思之人之出處有不同而其所樂亦不可得而兼有然鄉邑之舊雖欲忘之亦安得而忘之哉故人張子俊知予意曰是不難當使公兼得也遇時時爲寫

之山川景物大小畢具東甌謝庭循又為作仙人二皆浮游汗漫中曰是蓋逍遥于塵俗之表者積十餘年得四十幅廼命工裝潢成帙公退無事時一玩之昔之所見彷彿在目超然而神會怡然而心暢於是使予得山林之樂於京邑之内而遂其所樂者非此畫也耶然復念之吾邑之山川景物自昔視之有足樂者今去之久矣其盛衰榮悴有不可得而知矣夫固繫于為縣者何如也果得賢者而臨之其政之仁足以得民和致天澤

草木昆蟲當益暢遂山益秀而水益清其可樂加焉而今之所聞異于是則凡昔之可樂者將不為憂傷慨歎之資乎邑之人將不有羨夫逍遥之游者乎故因記斯畫而併著之亦以見吾意之惓惓於吾鄉也

孝義堂記

孝義堂者江陰朱熊維吉所居之堂也堂而名之以孝義者何所以著其善也何謂孝蓋其母嘗病篤醫弗能愈維吉籲天請以身代再刲股肉和藥以進疾乃愈茲

其所謂孝也何謂義歲嘗荒歉維吉念民食之艱而親之心弗樂也出粟四千石以歸有司賑給之民用不饑而其親歡焉兹其所謂義也朝廷既寵褒之江陰士大夫於是取以名其堂維吉來謝恩闕下因謁予告曰熊之所以為此者誠為親發也豈欲以自表哉而吾邑士大夫乃用以為名熊不得辭則願學以副其意先生幸賜一言熊得服膺焉為惠大矣嗟夫維吉子知天之所賦於人者乎天之所以賦于人者莫大于仁義仁故能

孝於親義故能急於民皆天理自然之施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是心宜天下之為親者無不樂而為民者無不遂矣然而親有不樂民有不遂者私昵之情勝愛吝之意篤也率是而不顧則仁義之受于天者安得不為所賊哉今子於親而能盡其情於民而能厚其施天之所賦者可謂不悖矣以是名堂不亦稱情也哉然嘗聞之君子之道當充類以極其餘不以所至者為足也是故孝雖始于事親充之以敬身而成親然後為孝之至義

雖急于賑民推之以制事而宜民然後為義之盡子欲有以副名堂之意其尚加勉於是哉曩予聞子之孝而見於吟咏矣今七八年而子又以義聞是子之進善不已也進而不已則他日之見當又有加于是者矣姑為記斯堂以俟

素軒記

江陰陳安孟寬名所居軒曰素軒因其友禮部主事顧謙来求予記曰孟寬為其邑富家然性淳質躬節儉貰

雖饒裕未嘗用以自豪今之所居其棟宇戶牖非有丹
碧藻繪之觀凡几案諸物之陳于中者亦非有雕鏤靡
麗之飾至於飲食衣服非必天下之珍奇然後能適于
口而宜于身蓋取足焉耳任其天性之真而不汨於恌
巧之習其為人如此于是取以名軒名之者何蓋湯盤
周鼎之義庶幾久而不變也嗟夫孟寬誠所謂好脩之
士哉夫好脩者恒重乎內而輕乎外重乎內者不以已
性之善而為外所移也輕乎外者不使物之在外得以

動乎吾中也彼居處服用誠何足計哉而人不為所累者或寡矣孟寛泊然安其分之正澹然率其履之常而不遷於外物謂非好脩之士其可耶周易之賁其丈可謂盛矣六五之所以終吉者以其惇本尚實得賁之道也惇本尚實而終吉則逐末浮誕之不能保其吉可知矣予於是豈獨嘉孟寛之好脩而已哉知天之佑之可必也抑嘗觀於古人矣穴居而野處簣桴而土鼓燔黍而炙豚其至德純行誠有不可及者至于後世居室之

壯器用之周服食之備皆已過於古然侈心日滋而德則未至無怪乎其終吉者之少也孟寬名軒以此不亦古之心哉勉而不已其獲吉有已耶今以發粟賑飢特勑寵褒為義民皆履素之餘也予為之記而牽聯書之亦以風夫未能然者

孝義堂記

正統六年上在位七年矣四方無虞萬物咸遂尚慮有水旱之灾詔有司積穀以為備閭右之民感天子之仁

皆爭出粟以佐官有至二千石以上者朝廷降勑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而給復焉江陰周珪孟敬與兄孟德謀曰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昔吾祖伯源公惇德樂義以大其家數施於人博矣吾父繼之而弗克永世今吾兄弟幸而有餘積皆祖考之遺也生既未嘗沾一命之榮死又無以垂不朽豈非為子孫者之過哉即白於廵撫侍郎周公願出粟六千石以歸有司俾自為斂散庶幾斯民永有利焉以是為先祖請

命使得假寵於地下子孫實嘉賴之周公重其孝義具
以聞天子為遣使持勑追號伯源為義民而旌賞孟敬
亦如令江陰士大夫遂取孝義名其堂孟敬来京師謝
恩闕下退而告予以名堂之意且以記為請憶前刑部
侍郎段公時舉為予言周氏有詩禮之訓家雖富未嘗
用以自豪振人之急甚于為巳豈惟細民恃之以不飢
凡官府有所趣辦而未之能得者多資仰焉予識之今
識孟敬而觀其所為與其祖之德信夫善無不報而仁

者必有後也抑聞之孝為行仁之本孟敬之義乃所以為孝孝莫大於成身與成其親成身成親豈有外于仁義之道哉孟敬于是二者既知所務矣尚益充之使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為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不已則福之萃於家亦豈有已哉孟敬勉之

抑菴文集卷二